

邵
纯
著

林则徐

西出阳关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邵
纯
著

林
则
徐
西
出
阳
关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林则徐西出阳关/邵纯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08 - 07695 - 2

I. 林... II. 邵...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9801 号

特约编审 金文明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杨钟玮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林则徐西出阳关

邵 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3.5 插页 3 字数 312,000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7,000

ISBN 978 - 7 - 208 - 07695 - 2/K · 1419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追寻史诗/001

序幕之一、二、三/010

第 一 章 浙江镇海再度销烟/024

第 二 章 大运河上回忆往事/036

第 三 章 宁失头颅不失民心/046

第 四 章 与魏源开眼论世界/063

第 五 章 开封府再建大禹功/078

第 六 章 西安城内养痾铭志/092

第 七 章 祁连山侧一步三险/107

第 八 章 入境西域初到哈密/122

第 九 章 荷戈途中痛哭王鼎/138

第 十 章 林公邓翁相濡以沫/155

第 十 一 章 道光皇帝乞灵佛陀/171

第 十 二 章 石狮为证贵在交流/185

第 十 三 章 邓翁略说和卓往事/200

第 十 四 章 将军府讲述俄罗斯/217

第 十 五 章 伊江畔纪念苏东坡/235

第 十 六 章 大雪压枝老松弥坚/251

001

目 录

第十七章	拜长者请教穆斯林/266
第十八章	青史迷惘谁定是非/281
第十九章	喀什河畔寻觅水源/296
第二十章	石破天惊的木卡姆/312
第二十一章	向塔克拉玛干挑战/331
第二十二章	朝廷无奈再用林公/346
后记/368	

002

林则徐
凿出阳关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销毁的鸦片有多少?这是一个永远具有震撼力的数字——形象化地说——用现代4吨卡车装载需要297辆之多。这一事件,从销毁毒品的数量上来说,在人类禁毒史上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这一壮举,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中的精英之士,对于邪恶必欲除之而后安的民族性格。

英国人没想到,在贪官如蚁的中国官场,出了这位对一切邪恶都不买账的林大人。他的个子不高,举止温文尔雅,但他的拳头是铁铸的。林大人不但要收缴一切走私到中国大陆上来的鸦片,他还目不转睛地死盯着伶仃洋面上的二十二只趸船,因为那里装载的全是鸦片。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你林则徐来了,我的船就在海上呆着;你林大人一走,我们就重操旧业。对此,林大人早已一眼看穿了。

当时中国的水师没有能力将那二十二只趸船押解归案,但林则徐另有办法。在英国商人拒不缴出毒品的情况下,他果断地以“严而不恶”的方针,在广州软禁了320名英国鸦片走私商。你不缴烟我不放人,对方只得就范,巨量的鸦片从虎门要塞陆续地缴上岸来。

林则徐虽然力主严禁鸦片,但并不同意闭关锁国,所以他声明:“正经贸易,利乐无穷。”但是,洋人(主要是英国商人,还有少量的美商)为了获取暴利,在虎门销烟后还有走私鸦片的极大可能性,因此林则徐强调洋人来华做生意必须“具结”,就是写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保证书,如有再

走私鸦片者“货即没官，人即正法”，这就断了英国鸦片商人的财路，并大大地减少了英国政府的税收，因此英国政府发动了可耻的、罪恶的鸦片战争。

广东有林则徐在，福建有邓廷桢在，英军打不了胜仗。但是，清军从浙江沿海连连失利后，英军直逼大沽口，道光皇帝吓破了胆，林则徐和邓廷桢便被送上了投降卖国的祭坛，其中的林则徐先是被革职罢官（两广总督），赴浙江军营效力，后是从重流放伊犁。对于这个结局，林则徐是有思想准备的。1838年末和1839年初，道光皇帝连续八天召见林则徐八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现象。1838年的最后一天，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握有兵权的钦差大臣，到广州去禁烟和堵塞鸦片的来源。从世俗的眼光看来，这是何等的风光和神气！然而，林则徐在北京和他的

座师沈鼎甫告别时双方“相顾涕下”，都落泪了。本应喜笑颜开，为什么反而哭了？因为他们深知外有强敌，内有奸佞，各种利害关系盘根错节，禁烟的结局凶多吉少。皇权在上，林则徐不过是一个物美价廉的过河卒子而已。所以，当厄运到来的时候，早有思想准备的林则徐，镇定自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1841年6月28日林则徐从浙江镇海出发遣戍，行至江苏仪征一带时，因开封发生大水灾，无人可以替代治水专家林则徐，所以道光帝再次鞭打快牛，下旨林则徐不去伊犁，



伊犁林则徐纪念馆内的林则徐塑像
塑像作者：李维祀 摄影：祁小山

就转到开封治水救灾。林则徐在三朝元老王鼎的支持下,于风霜雨雪中苦斗了半年之久,治水大功告成,但道光帝这个冷血皇上,屈从于国内投降派和英国侵略者的压力,又下旨令林则徐仍然从重流放伊犁。因功获罪,莫此为甚!

在清代被流放新疆(主要是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人很多,如纪晓岚这样的文化名人也在乌鲁木齐郁郁两年。他们的事,只有史家去研究,多数人已将其遗忘,或仅仅成为人们休闲时的谈资,或是戏说的对象。而林则徐的流放则与这些人完全不同——它是清朝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林则徐个人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爱国爱民的一贯立场,以宠辱皆忘的精神奉献生命的辉煌记录。林则徐流放的历史还是一面镜子,它照出封建独裁政治的种种黑暗。殷鉴不算太远,实在刻骨铭心。

林则徐流放新疆时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在如今新疆广袤的大地上,在各族人民中间仍有巨大的影响。我曾亲见过一位新疆最高领导人对林公历史的重视——1986年8月某日,在本来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新疆》一书的写作时,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顾问委员会主任王恩茂同志却思念着一百多年前的林则徐,他对已离休的新疆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谷苞同志说:“希望你们组织力量,编写一本林则徐在新疆的书,既传播历史知识,又能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方面的教育。”王恩茂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有幸在场(《林则徐在新疆》论文集次年出版)。已故的王恩茂同志不是历史学者,也不是文化工作者,他15岁参加了红军,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所以他本质上是位军人,而林则徐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清代政治家多如过江之鲫,而政治家兼有人格魅力者却寥若晨星,林则徐就是清代晨星中最明亮的那一颗。人格魅力从何而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真诚的重民、亲民、爱民、恤民、贵民、保民,用生命书写“民惟邦本”这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四个大字。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爱国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爱国

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爱民。人民不断地得到国家的关爱,所以必然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国与民互爱是一种和谐的互动和促进。

人们习惯地说“林则徐流放新疆三年”。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从1841年6月28日道光帝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到1845年10月28日道光帝下令林则徐解除流放,总共是4年又4个月之久,即林则徐不满56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岁月。其中在内地途中和到开封救灾共一年多时间,都应计入林则徐流放的全过程之中。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林则徐经历了黄河水、天山雪和大漠风的考验,并且作出了一般流放者不可比拟的贡献。具体地说,林则徐在伊犁兴修水利,到南疆八城勘测土地是他的两大贡献。然而,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他对沙俄入侵的高度警惕,并一再告诫后人塞防的重要性,大声疾呼:“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则是他更重要的历史贡献。不久,沙俄入侵伊犁,荡平惠远,先后霸占了我国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004

林则徐
西出阳关

1849年林则徐请辞云贵总督,抱病还乡时曾在长沙的船上召见了比他小29岁的左宗棠,与之彻夜长谈。林则徐对塞防的重视,给了左宗棠至深的影响。历史事实很快证明了林则徐的预见,他离开新疆不到一年,沙俄就逼迫满清朝廷签订了新疆地方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伊犁塔通商章程》。1847年,在南疆发生了来自浩罕的、内外勾结的“七和卓之乱”。1865年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匪帮入侵新疆,1871年沙俄军队入侵,占领伊犁达11年之久。1876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挥师西进,消灭了阿古柏伪政权,1884年新疆建省。这一历史过程的每一次胜利,都与林则徐的塞防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本书定名为《林则徐西出阳关》,需要做些说明。玉门关和阳关不是一个地方。阳关在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到西域去,出玉门关为走北道,出阳关为走南道,两关都是通往西域的门户。林则徐流放伊犁时走的玉门关,不是走的古道阳关。本书原欲定名为“林则徐流放”,后经一再考

虑“林则徐流放”可作为历史学术著作的书名,也可以是一篇论文的题目,缺乏艺术特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唐诗中的名句,因此“西出阳关”不仅指出关到西域的地理方位,还具有鲜明的、悲壮的诗意。出于上述考虑,本书定名为《林则徐西出阳关》。

林则徐流放的路线是极其曲折的,所经过的省份是浙江、江苏、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六省。所过的城镇无数,其中的重镇依次为:镇海、杭州、苏州、镇江、仪征、开封、洛阳、西安、兰州、凉州、嘉峪关、玉门、哈密、奇台、阜康、乌鲁木齐、五台、惠远。到南疆勘地从惠远出发,经乌鲁木齐、吐鲁番、托克逊、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巴楚、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由南疆返回后经哈密入关。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林则徐总的行程在三万华里以上。

本书以林则徐上述戍程为顺序,以林则徐此间的日记(1844年空缺)和书信、诗作为主要依据,并参阅了史家关于林则徐的研究成果。但是,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历史小说,或以历史小说的形式为拍摄电视剧提供一个脚本的基础。既然是艺术性作品,就必定有虚构的成分,

005

追寻史诗



林则徐流放地新疆惠远的钟楼 祁小山摄

甚至有虚构出来的陪衬人物。但是,这些虚构都不能破坏总体的、本质的历史真实,而恰恰是为历史真实服务的。历史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当然要有故事性,越曲折动人越引人入胜。但是,我们不能把林则徐这段悲壮的历史降低为一个故事,更不能媚俗地戏说,如编造出男男女女没完没了的瓜葛,或以其他时尚的情节来哗众取宠。我追求严肃产生的魅力,并深信这种魅力最有美的价值。林则徐流放是一段名副其实的史诗,本书是在追寻这一史诗,同时特别注重知识的价值。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必定是文、史结合的产物,甚至是文、史、哲的有机结合。写新疆,还必然涉及民族、宗教、文化艺术、自然风貌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问题。笔者能不能很好地再现这部史诗,是个能力问题,但这是我的追求,在写作过程中时时心向往之。

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说明如下:

1. 1841年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着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对于林则徐这一遭遇,有人称之为“谪戍”,有人称之为“遣戍”,有人称之为“流放”,林则徐自谓“荷戈”,这都无不妥,但笔者在本书中一律使用“流放”一词,准确而且通俗易懂。

但是,所谓流放,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人物身上,其流放的具体形式、惩罚的方式和程度很不相同。林则徐和邓廷桢流放伊犁备尝艰辛和心灵的压抑,报国无门反遭迫害,何其痛哉!但他们被流放时,并不是扛枷戴锁,由兵卒押解而行,而是自备车辆,亲属相随,朝廷并不干涉。

林则徐、邓廷桢这样的封疆大吏流放,可称为“罪臣”、“逐臣”,也可以说是“遣员”、“废员”,他们在流放途中无人押解,到达伊犁后向伊犁将军报到即可。清朝对官员的管理和处置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因人而异,区别对待。纪晓岚、洪亮吉、徐松、邓廷桢、林则徐等人被流放新疆后并非做苦役,而是由当地的官员分配给一些工作,不做事亦可,处境比较宽松。或者说,这种流放是撤你的职,罢你的官,让你到最远的地方靠边站。他们在流放地可以自由行动,可以会友,赏花,饮酒,赋诗,题字,对

弈,读书,写作,也可和家人友人通信。特别是林则徐,他的名字全国妇孺皆知,由于他崇高的威望和特有的人格魅力,虽在流放途中一步一艰险,甚至常有生命危险之虞,但他每到一处必定受到热诚的欢迎,如他行至兰州时,当地众多的武官出城十里恭迎。在甘肃的河西走廊,有人为他送行竟达 500 里才依依惜别。代代沿袭成风的世态炎凉,在林则徐身上失灵了。甚至,众多的官员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不顾及,却反其道而行之。你皇天老子把林则徐弄成“罪人”,我们却把他当功臣和英雄来欢迎,这种世俗的超越,这种民心、良知与皇权或暗中或公开地较量,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不了解以上种种情况,就无法理解年迈多病的林则徐在流放期间不但能活下来,还能作出非凡的贡献。

原任高官的流放者,朝廷是否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费用,笔者不详,多次查阅史料,均未找到答案。但是,如经皇上批准,流放者从事某一工作的话,仍可行使一定的权力。在清代,一经解除流放而官复原职者大有人在,并非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弄不清这一点,以为解除流放的人仍是有“前科”的罪人,就无法理解林则徐流放后,为什么立即署理陕甘总督,后来又出任陕西巡抚和云贵总督。

2. 林则徐时代中国没有“民族”一词。民族早已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民族”一词的出现和被中国社会所认同,只有不到 110 年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以前,汉语中有氏族、宗族、家族、族类之说,也有“民”和“族”这两个字单独使用的无数事例,但没有“民族”一词。《辞海》中说“民族”一词在中国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的,但具体情况语焉不详。1982 年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 287 页中说:“‘民族’一词的使用,据今人考证,始自 1899 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一词在国内开始普遍使用。”此外,由费孝通先生等人撰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第 11 页中说:“‘民族’一词,在古代汉语里没有构成,而用‘人’、‘种人’、‘族类’、‘部落’、‘种落’等词表示。用‘民族’来表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则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的。”何人何

时通过什么方式从日本引进“民族”一词？此书没有说。在林则徐的全部著作中，只有汉、回、蒙之称，而没有使用过“民族”一词。本书为了尽可能地符合历史的真实，虽然对少数民族的人和事有大量的描写，但只用回人、蒙人、维吾尔人、锡伯人、哈萨克人……的称谓，而没有用汉族、回族、蒙古族……之类的称谓，也没有使用“民族”一词，因为这样更符合时代的真实情况，正如古代志同道合的人，鲜用“同志”这个称谓一样。林则徐和邓廷桢是志同道合的，邓先于林解除流放，如果因此我们写道，林则徐握着邓廷桢的手说：“廷桢老同志啊，组织上对你还是实事求是的呀！”这就因失去了语言的时代特点，变得滑稽可笑了。

3. 现在，我们所说的“回族”是指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散居全国各地，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说汉语，用汉字，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在清朝不是这样的，那时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把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回”或“回人”，因此把维吾尔族同胞也称为“回”或“缠回”。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是指汉、满、蒙、回、藏等五个民族，其中的“回”，仍是指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据新疆社会科学院齐清顺和巴哈尔古丽合著的《维吾尔族》一书第10—12页介绍，在汉文的历史典籍中，曾把维吾尔称为“袁纥”“乌护”“乌纥”“韦纥”“回纥”“回鹘”。到了元、明时代，把维吾尔称为“畏兀儿”。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统一改用“维吾尔”这一名称（维吾尔是团结、联合、同盟的意思）。林则徐流放期间，特别是1845年到南疆八城勘田的近一年中，接触了众多的维吾尔族同胞，在他的日记中称维吾尔人为“回”或“回众”，本书全部使用“维吾尔”之称。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书第十七章写了一个维吾尔人打死老虎的情节，这并非虚构，而是实有其事。《林则徐全集》第4701页中有道光二十三年农历二月初二（公元1843年3月2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晴。寓中修葺通道。回人毙一虎，献于庆参赞处，剥皮取骨，将以煎合为胶。余与嶰翁及两儿先后往观。布将军招晚饭，赴之，参赞及嶰翁、一飞、泽轩俱在座。^①

我们现在知道中国有东北虎、华南虎，没有见到过新疆有野生虎，而林则徐这段日记说明一百六十年前的新疆是有野生老虎的，当时的维吾尔人中是有真正的“武松”的。这件事说明新疆虽然地广人稀，但百余年来，它的生态环境和物种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此事值得特别注意。

笔者26岁从河北省调干到新疆工作，62岁回到内地，在乌鲁木齐生活了三十多年。新疆是遥远的，1965年我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时还没有直通火车，需在西安停留一下，火车再跑三天三夜才到达乌鲁木齐。新疆太大了，面积为160多万平方公里，比4个日本国还要大，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到喀什要飞一个半小时左右。因工作需要我去过伊犁、和田、喀什、克孜勒苏、库尔勒、哈密、吐鲁番等地，这些地方都有过林则徐的足迹，然而他去过的库车、阿克苏、拜城、莎车等地，我却没有去过。在新疆出差或旅行动辄千里，即使有飞机、汽车、火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仍不免令我发怵。一百六十多年前，在交通工具极为落后、各种疾病随时肆虐的险恶中，林则徐无所畏惧，三年内比我三十多年去的地方还要多，这就是英雄和庸人的区别之一吧！

2006年8月于上海盛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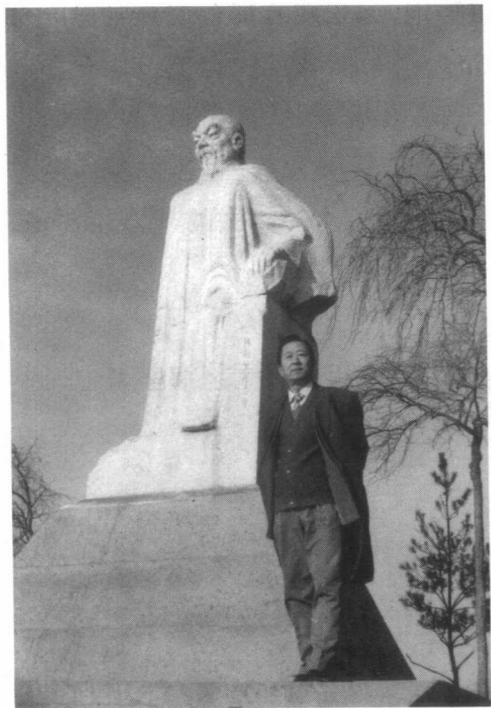
^① 后来林则徐在南疆又发现了老虎的爪印。

序幕之一

现代。乌鲁木齐冬来早。农历十月初已大雪纷飞，撕棉扯絮，弥满天地之间。但街市依然车辆如梭。无数人南来北往。今日的乌鲁木齐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新疆是公认的宝地，而乌鲁木齐则是宝地中最亮丽的一颗明珠。

010

林则徐
西出阳关



本书作者在乌鲁木齐红山顶林则徐雕像前

市中心庞大的红山一侧成坡，沿 260 多个台阶可登至山顶，这是全市的制高点，可鸟瞰乌鲁木齐高楼林立的全景。红山的左侧从地面到山顶成垂直状，陡峭险峻，深褐色的巨石层叠向上，令人望而生畏。沿峭壁向上看，至山顶最高处是林则徐石雕像。

石像前的山坡上，站满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有男有女，有儿童、青年、壮年，也有耄耋老人。大雪狂舞，众人如雪人。一青年问他身边的人说：“平时瞻仰林则徐的人也不少，可是今天下大雪，为什么来的人更多了？”另一个人

说：“你不知道吗？今天是林则徐流放伊犁时路过乌鲁木齐的日子。我的祖上见过林则徐呢！”此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位老人，站到了人群的最前面。他从怀里取出一个黑坛子，商标上有林则徐像，并有“林公酒”三个大字。老人恭敬虔诚地向林则徐石雕像深鞠一躬，大声说：“林公啊！天气太冷啦，您老人家喝口酒，暖暖身子吧！”说完后，老人将林公酒放在了雕像基座的平台上，又深鞠了一躬。随之，几乎冻僵了的人群活动了起来，有人向林公献上了塑料花束，更多的人献上了一束束用红绸带系起的青松枝叶。

忽然，雪过天晴，阳光灿烂，这在乌鲁木齐是常有的自然现象。被花朵和青松枝叶烘托着的林则徐雕像身披积雪，与远处的博格达雪峰遥相呼应。接着，一批一批的登山拜谒者络绎不绝。

序幕之二

012

012
序幕之二

夏天。奎屯市郊，蓝天、树林、金黄色的麦浪，云影在丰收的大地上飘动。从乌鲁木齐开来的双层旅游列车平稳地驶进了奎屯火车站。下车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外国男人，个子较高，一胖一瘦，他们的穿着并不讲究，只是上衣下裤的各种口袋特别多，各拉着一个小型旅行箱。

车站出口处，海关人员友好、礼貌地查看了他们的护照。高个子是英国人，39岁，名叫查理。胖子是美国人，也叫查理。他秃顶，一脸胡须，35岁，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检查完护照后，那个高瘦的英国人用生硬的汉语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到奎屯，而是前面的乌苏。我们要购买很多很多的啤酒花和番茄。但是，我们听说这里原来一片沙漠，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简直是个奇迹。还有，听说这里的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叫……”他拍了拍脑门，想不起来怎么说。那个美国的胖子说：“叫仙女，记住，你这笨蛋，中国人把 beauty 叫仙女，而且只有7个，是从天上下来的，这里大概不会有的，你这爱做梦的家伙！”那个瘦而高的英国人现出了一脸尴尬相，然后狡猾地说：“我不是只想看 girl，我主要是想看看你们这里有没有美丽的公园。”说完后，他们向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走去。

奎屯的人民公园虽然没有奇花异草，但却是一个绿色的世界。英国的查理和美国的查理在公园的小路上漫步聊天。忽然间他们同时看见一个高大的石雕塑像。英国的查理好奇地说：“这是谁？”美国的胖子左